

心齋四十年

二〇一六年

心齋研道會源自天啟道，奉 吾師盧太玄家炳宗師之命創立，轉瞬不覺已四十年矣。所謂創業難，守業更難。回溯創立之初，有說吾背負吾師，飲水不思源，又有說斂人錢財，謠言紛飛，是故為天啟道所棄。且申請加入香港道教聯合會欲成為會員，可惜石沉大海。凡此種種，吾覺心齋如被棄嬰兒，又如大海孤舟，彷徨無助。雖荊棘滿途，惟仍堅持信念，斯志弗移，誠恐誠惶，難行能行，更幸獲 至大至尊扶持，一切困難，迎刃而解，心齋茁壯成長。

心齋創立之時，在經濟上未獲天啟道支持，因有經濟之需，故設求籤、扶鸞、打醮等宗教上之俗世事務，以增收入，彌補支出。及後，經濟能改善而停所設。

余領導心齋，以無為而治為本。正如黃帝陰符經云：「人心為危」，亦云：「天性，人也，人心，機也」，故有為神服務之同門陽奉陰違，又有同門喜言神通，各行其政，紛亂不斷，遠離宗旨，亦未能團結一致，有見及此，余欲使心齋納回正軌，故上稟 至大至尊，冀同意改制，惟未獲神批准，耿耿於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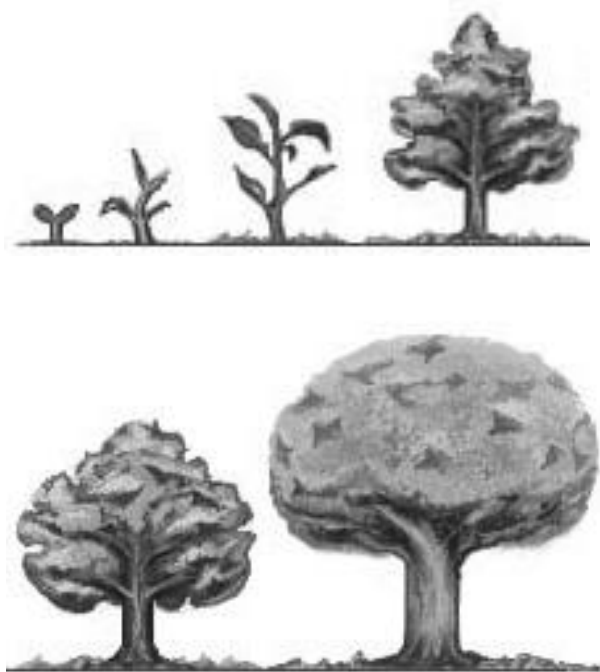
及至一九九八年冬，蒙 至大至尊示諭進行改制，有同門誤以為吾意，不認同而離開，惟吾以不變應萬變，堅持遵守神之意旨，不因有同門之喜惡而退也。

光陰如白駒過隙，改制迄今不覺已十八年矣，時刻不忘利物濟人，度己度人，宣揚至道之宗旨，並冀信仰者多沾恩澤，多獲福惠。

心齋研道會於一九九七年開始助學，繼而在廣東省粵北山區推行助學扶貧計劃，轉瞬十六年，資助貧困者不知凡幾，資助學子亦逾千人。又於〇八年開始在廣東省台山縣助學。

二〇〇七年成立心齋基金，並獲香港政府批准成為不牟利慈善機構，推行社會福利事業，惠澤社群，其中活動有關懷長者和兒童之探訪老人與探訪患白血病之兒童。

心齋實事求是，似宗教而非宗教，棄名利，可能或有其他因素，似未為人接受，依然固我，裹足不前，發展困難，冀四方大德，以及善知識與信仰者時賜教言，為推動及發展心齋而努力，有厚望焉。



余出生於佛教家庭，幼承庭訓，讀聖賢書，行忠孝之道，且欲成仙或成佛，有異於常人，故興修道之心，距今已近七十春秋矣。數十年來，余興趣依然，修道之心未退減，是前生之緣耶！

余於三十而立之年，有幸及有緣拜 盧太玄家炳為師，隨其學道，師寡言，行不言之教，時，余正值創業之期，營營役役，為口奔馳，難有時間修持，故告之吾師，師曰：「行為重，須有恆心，每日靜坐」，雖寥寥數語，終生受用，正如至大至尊聖典養神篇云：「修養元神，虔奉為首，至大至尊，念茲在茲，朝夕參拜，屢接靈光」，又云：「餘則靜坐，靜坐之道，尤必守常，兀兀孜孜，鏗而不捨，功效乃見」。從實踐中引證，知至大至尊聖典所言真實不虛。所謂明師難求，苟有明師在前亦不察，皆因般若為識所蔽也。

宗教為後世善知識所設，定教條，教化世人。佛教以釋迦牟尼為佛祖，道教以老子為道祖，心齋源自道教，因受特殊之因素影响。後蒙 至大至尊啟示，破宗教枷鎖，以天為師，行天之道。

余於一九八〇年代，有緣拜訪儒家孔子之第七十七代嫡孫孔德成，佛教之印順大師、不倒單廣欽法師、南懷瑾、星雲法師、道教張天師道陵第六十四代天師張源先，道經著作者李樂球、蕭天石，以及佛教及道教各宗各派之法師、道士、善知識、修行者，不知凡幾，欲証所學，余雖不敏，惟未遇有道之士令余拜服，是狂妄耶！大言不慚耶！而唯一者，吾師不愧為明師，無出其右，亦不作他人想也。

及後，余鮮有拜訪空門中人、善知識、修行者，惟有閱覽信徒眾多，所謂名法師出版之書籍、錄像、錄音帶，內容多說理論而忽略修行之入手基礎，更有甚者說邪法，誤人誤己，未諳因果之要也。

有鑑於此，余以惶恐之心，書實情，說正理，拋磚引玉，冀各方大德及有道之士不吝賜教，使不才茅塞頓開，有厚望焉。

一、台灣有一名剎，香火盛，到訪者眾，每日設齋款待信徒，開山之初，財政不穩，為着開源節流，方丈認為不應浪費食物，暴殄天物，故沙彌每天都吃剩菜，所謂「蜜絲佛陀」，眾沙彌頗有微言。所謂蜜絲佛陀者，乃美國出品之著名口紅牌子，女士多喜愛之。

及後，名剎財政充盈，方丈之說法有別於初，認為吃剩菜不衛生，或會影響身體健康而生病，應棄之。

余認為不論僧侶、善知識、修行者、以至凡夫都應言行合一，說法一如，不應境外攀緣，理應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免生惡因而招惡果，慎之慎之。

二、有一法師言，專注觀照內心時，心就不會浮動，這時的心是安定的，做任何事都一心一意，那就是活在現在，禪宗的修行，最重要就是心放在現在。

余以為專注觀照是有為法，而執着於心，非上乘之法。須知如何能不執着。行事應自然而然，隨應隨忘。所說一心一意，實較勝於三心兩意，然否！

三、有友隨國內內丹傳人修行，一日，有緣相敘，余好奇而問之，曰：「靜坐須守竅否」！答曰：「須看胸」，曰：「是中丹田臆中否」！友默言不語。

余曾習道家丹法，鍊丹首重通任督二脈，任脈在胸前，督脈在胸後，須守竅，以意帶氣或以氣帶意運行。男性守下丹田關元穴，經會陰穴逆而上，女性守中丹田臆中穴，經中庭而下，而友人說看胸，未知是守中丹田臆中穴否，原來吾友所追隨修行之老師為一女士也。

四、有佛教頗知名之法師，自言長久在針藥中，對病痛回應，曰：「我一生常在打針、吃葯，幾年前左腎長了瘤，已經割除，剩下的右腎，功能也不太好，每週都要洗腎」，又曰：「我不害怕，也不沮喪，我病得快樂，病得健康。既然疾病臨到我，我就面對它，以平常心來處理它，我是禪修的人，幾十年的打坐、念佛，這讓我能接受痛苦」。

台灣又有一佛教法師，亦自言曾做心臟大手術三次，又患糖尿病四十多年，強調如欲健康，應多運動。

余認為精氣神為人身之本，修行人為素食者，素食對健康有裨益。況且出家人每日須禪坐，修心養性，培養精氣神，煉精化氣，煉氣迎神，煉神還虛。血氣旺盛且通暢，身體自然健康。如修行者身體不健康，長期積弱，與凡夫無別，事必有其因，信耶！

至大至尊聖典養身篇曰：「養身之道，以儉為貴，愛惜精神，顧全元氣，寡欲養精，希言養氣，節勞養神」，又曰：「勉持禁戒，遵行不怠，持之有恒，內不生疾，外不入患，年登大耋，衰態不生」。

五、有法師名氣大，著作豐，余讀其書，有云：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這個想是妄想，有想全是妄想，有念都是妄念，正念無念，無一切妄念就是正念，正念祇有佛有，菩薩都沒有，菩薩還有起心動念，所以正念祇有佛有，明心見性的人正念就現前」。

又有云：「佛法教我們的意念是十善、五戒、六度、普賢十願、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這正念，這個念頭太好了，希望我們發射這種念頭，傳播這種念頭，對遍十界虛空界一切眾生，我們要用正念發出去，念都是正念，沒有邪念」。

余認為法師所云：「正念祇佛有，菩薩都無」，又云：「明心見性之人，正念現前」，繼云：「冀眾生發十善等正念，況且念念是正念，無邪念」。

余覺法師所言，前後不一，矛盾非常，或修行不得其法，馮京作馬涼。而六祖云：「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」。余以為修行之人能達無念之境，應是達至進入道之門而已。

六、有香港某佛教中心舉辦專題課程，課題為生命教育之病而不苦。而該中心負責人親自披露一生受苦，且罹患癌病，後癌病復發，不幸於去年歲杪西歸。

佛教強調有二苦，一切疾病之身苦，憂愁嫉恨之心苦，稱內苦，一為盜賊虎狼之害，二為風雨寒暑之災，稱外苦，亦有生老病死四苦，甚至有十苦。至於病而不苦，其理何如！豈非有別於佛教所言。故詢其詳。答曰：「報讀生命教育課程便知」，又曰：「病由心生，醫病先醫心，醫心須修心」，更引述史料記錄，一位遊方參學和尚之詩作最後兩句《老僧自有安心法，八苦交煎又何妨》，繼而曰：「苦的由來是因為自己執着這個身體」，「身是有局限的，有生也有滅」。

是故致書問曰：「修心何如！又安心何如」，最終未回覆。余認為修心應以誠入手，不誠無物，餘則靜坐，靜坐須有恆，與道相應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七、於數年前，有名揚國際之佛道名人，國學大師身體違和，入醫院醫治，眾多弟子日夜守護着，一日晨，有弟子忽然聽到大師戛然而止之聲音，像電器開關突然關掉，時，發現大師氣息停止，脈搏亦似無，試以心電圖檢查，出來之圖像為直線，眼睛瞳孔雖無放大，且臉頰紅潤，惟醫生說明大師已去逝。

可是於一九七〇年代，大師在台灣，當進入禪定時，也是氣住脈停，心電圖亦呈現一直線，大師是人定而非死亡，是故公開發佈消息，老師在禪定中。

所謂入定九日九夜，九日之後傍晚，從香港前來兩位醫學專家於翌日檢查後，宣佈大師無生命蹟象，部份身體已出現死亡蹟象。

余回溯約三十年前，有同門，其妻患癌症，因兒子尚幼，故祈求神賜壽直到兒子大學畢業，當然如願以償。某日清晨，其妻早已起床坐在椅上，同門起床如廁後繼續睡覺，惟仍未睡着，突然聽到其妻發出喀一聲，於是立刻起床觀看，發覺其妻已無呼吸與脈搏，立刻電召救護車送進醫院，隨後証實已逝世，大師之死亡情況與同門妻之死亡情況轉出一轍，別無兩樣。

余認為身體違和是精氣神不足，陰陽不調，應不能入靜，更不能入定，未知焉否，望有道之士賜教。如欲入靜或入定，應在精氣神足，陰陽平衡之時，而大師身體違和時仍能入定，老拙折服不已。

至於有網友認為喀喀一聲是人禪定現象，祇是人云亦云，老拙難認同，應是信口雌黃，不足以為信也。

